

也 斯 的 香 港

我們怎樣找一棵榕樹去給他們說故事呢？
我們怎樣去說這今天的故事？



NLIC2970842278

也 斯 的 香 港

也斯著
也斯攝影



NLIC2970842278

三
聯
書
店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書名題字 蕭 滋
責任編輯 蔡嘉蘋
裝幀設計 朱桂芳

書 名 也斯的香港
著 者 也斯
攝 影 也斯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20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6字樓
版 次 2005年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12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規 格 特16開（152×228mm）192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344-4
©200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用“作家和故鄉”這樣的概念來編輯一套圖文並茂的小畫冊，收作家寫故鄉的文字，配以當地的照片，讓讀者在讀作品之餘，又有視覺上的感受——考慮這一選題時，最先想到的當然是《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和《老舍的北京》，然後才有了《郁達夫的杭州》、《馮驥才的天津》、《王安憶的上海》等。叢書是在香港編的，按理香港也應有一冊。於是我們找了也斯來編這本《也斯的香港》。

我常常覺得，也斯是很香港的。香港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的城市，作家從內地移居本港更是長久以來的傳統，有的居留一段時間後各奔東西，有的從此駐足這塊土地，更有的埋骨於香港的青山綠水。早年有蕭紅、茅盾、端木蕻良等，後來有徐訏、徐速、張愛玲，再往後有劉以鬯、金庸，文革後又有大批南來作家移居香港。也斯不能算移民作家，雖然他也不是香港出生，應該是週歲未到的襁褓中就隨父母移民香港，但是在這裡得到啟蒙，得到教育，是香港蒼翠的山水滋養了他，是維多利亞港溫暖的海風薰陶了他。套用張愛玲的話，或許可以這麼說：香港造就了他。

但是這也構不成“也斯是很香港”的理由。香港培養、造就的作家豈止也斯一個！我想讓我覺得“也斯很香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相當愛香港——我不說“喜歡”，我說的是“愛”。程度是不一樣的。喜歡淺一點，愛則深沉得多。喜歡有時只喜歡優點，愛往往包含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愛之深，責之切”，聽也斯講香港，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也斯最不能忍受的是有些來自外地的作家，對香港一知半解，在所知只有一鱗半爪的情況下便“扮專家”寫香港，這很容易變成獵奇式的浮光掠影，造成不懂香港尤其是沒來過香港的讀者，以為香港就是一座又一座的高樓大廈，就是一整個巨大的購物商場，就只有花花世界、紙醉金迷。我在想，或許也斯會認為香港是多元的，有靈魂的，是複雜而有味道的。像也斯

這樣介意別人怎樣看香港，關心不同媒介如何“描寫”、“再現”的作家，在我的接觸中，還真不多見，所以我不能不想到他的確很愛香港。

二

我讀《也斯的香港》時，覺得和《王安憶的上海》有點相像。這相像之處在於他們的角度。他們都不正面寫上海或者香港，重點不放在繁華的街道和鬧市之中，他們喜歡擷取都市的某個獨特的側影，一個小故事，一個普通或者不普通的人物。他們通過一個個並不顯眼的細節，一點一滴，讓讀者感受他們所處都市的面貌和味道。他們希望這面貌不是平面的，而是有深度的，這味道是獨特的，可以叫人為之深思、低迴。

可是他們又有很大的不同。王安憶寫在上海一個里弄裡，度過漫長而憂鬱的午後，強烈的日光和內心的掙扎不斷痛苦地交織，抽絲剝繭般，緊緊攫住人心，叫人感同身受讀得透不過氣來。也斯的香港沒這種感覺。也斯的香港比較輕快，有時有趣又好玩。他寫〈書與街道〉，將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拈在一起。說到書架上的書每天又蒙上灰塵，灰塵來自街道，“書本中的塵埃暫時取代了生活中的塵埃，彷彿也真有點迷迷濛濛”，突然筆鋒一轉，講到住所的樓下是修理汽車的，“這一帶路上最常見的是汽車，其次要算狗了”，“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最奇形怪狀的汽車；當然，你也可以找到最奇形怪狀的狗”，讀來令人莞爾。

〈加鹽的咖啡〉講到在下着雨的周末下午，作者手拿一包香味撲鼻的咖啡粉乘搭小巴，旁邊坐一黑衣長辮“自梳女”，她熱心向他提出“咖啡加鹽”而不加糖的建議，理由是這樣做能“聚火”，對身體有益。滿腹古舊風俗的老婦與讀過許多洋書的現代書生一起呈現，古老的事物發生在摩登都會的街頭，對比強烈，也格外有趣。

這種有趣的畫面、鏡頭，在這本《也斯的香港》可謂俯首皆是，時時給予讀者會心而愉快的微笑。

一般來說，寫地方總要牽涉到人，人物常使地方增添了色彩，增加了情趣。《也斯的香港》裡有不少篇幅寫到人。如劉以鬯、舒巷城、李歐梵、李家昇、李國威、陳炳良、葉輝、鄧達智、梁文韜、葛拉軾（Gunter Grass）等。

也斯寫人，很看重兩點：一是他們對香港文學或文化的貢獻；二是他們的“現代性”。比如寫小說家劉以鬯，他說：“《酒徒》後來被人譽為‘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對我個人而言，更難得的是它是第一本反省香港處境的現代小說，讓我們看到現代小說的技巧和反思精神，可以轉化為對香港現實的感慨；同時它又是一本幫助我們重讀五四傳統的作品。”一句話概括得很好，劉以鬯先生對香港文學的貢獻不就是這樣嗎？——既是開拓者，又是繼承者。

也斯說劉先生的“現代性”，“不僅來自作品，也來自生活的態度”。不管是文章內還是文章外，我不止一次聽也斯大讚劉先生，說他一邊做商業報館編輯，一邊堅持刊登實驗文學作品，並且提攜後進。寫人物，也斯仍不忘幽默。幾句話，將《快報》歲月的劉先生畫龍點睛地描繪出來：“他對生活有很強烈的好奇心，反應敏捷，而且有難得的幽默感。有時他壓低聲音，說一兩句挖苦報館的笑話。”文章的最後寫得非常漂亮——

我認識的小說家，是一個喜歡砌模型的人，忘形於塗髹人物、擺設背景，又是收集郵票和陶瓷的專家，懂得現代人的沉迷也能抽身描寫沉迷，喜歡逛街，擅於傾聽市井的俚語、觀察繽紛的衣着與手勢，又能冷眼判斷，時有混雜笑謔的悲憫。我以為劉以鬯是一位真正的“現代”小說家，而這“現代”的意義猶未完全為大眾理解。這現代不在技巧的實驗，而在那種透視現實的精神。從意識流手法的《酒徒》到平行對位並置的〈對倒〉、從詩小說〈寺內〉到抒情的〈除夕〉到故事新篇的〈蛇〉與〈蜘蛛精〉，從沉思的〈春雨〉到實驗性的〈打錯了〉，在技巧創新之外，新鮮的亦是作者的態度；不從抽象的觀念出發，低調地把人物擺放在環境中試探他們的限制和可能，以

藝術作為一種存在的探索。他的文字特別乾淨漂亮，不帶浪漫，不假作溫情，沒有宗教的超越或鄉土的傷感，重新塑造一種現代人的平視和理解。他的作品和論文重寫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傳統。

也斯寫舒巷城，也是着重說他“很早就在短篇小說裡寫到鯉魚門、西灣河、香港仔、‘三十間’等地方”，雖然大部分論者都認為舒巷城是香港“寫實派”、“鄉土派”的代表，也斯獨排眾議，認為其實不然，他說舒巷城“熟知現代小說三昧”，只不過選擇用“比較樸實的方法去寫普通人生活”；。換言之，他認為舒巷城的小說是有“現代性”的。

再舉一例：〈狐狸先生李歐梵〉，單是篇名已令人莞爾，知道李歐梵的人又覺得挺形象，名符其實。文章談到李歐梵的點慧、幽默和自嘲，是舉重若輕，頭腦靈活又“不安於室”的“狐狸”，生動而到位。當然，最重要的是李歐梵對香港文化的認識與興趣，在他同代知識分子中是少見的。

寫到同代人，就更為得心應手了，〈從甕中長大的樹〉是其中表表者。《甕中樹》是葉輝的散文集，葉輝和也斯應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文章說到葉輝“輾轉從一所私立中學到另一所私立中學，也是由一個甕到一個甕吧”巧妙生動形象有趣，得力詩人的想像，然而有趣之中不無心酸：“我們在香港長大的這一代，多少總有相似的經歷：成長的挫頓和尋索、局限和超越，對我們來說都熟悉不過”，“也許我們都是從甕中長大，所以對甕內的顏色和紋理瞭如指掌”，“幸好甕口總可以張望天地，甕內也有寬大的圓腹”。在有趣的比喻裡埋藏深刻含義，也斯寫得最好的散文中，有這種味道。

也斯承認自己愛寫人，七〇年代的《街巷人物》寫馬路上的人物、新舊交替時代被淘汰的人物，或在社會潮流以外的老人與小孩等，八、九〇年代寫了不少文化人、藝術家，千禧年以來則寫一些普通人及潮流文化的人物，如李澤楷（《昨夜我遇見李察》）、黃耀明（《添馬艦旁的老竹頭》）、梁文韜，甚至香港通俗文化的偶像，如成龍、李小龍、芳艷芬，不一定所有代表人物他都寫過，但通常都是通過人物寫某些素質、寫某些時代的特色。

四

做為也斯的讀者，我幾乎沒讀過什麼濃墨重彩、感情澎湃的篇章，他常常落筆較輕，看似輕描淡寫，巧思卻藏在字裡行間，頗耐咀嚼尋味。

也斯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描寫香港，在他的詩歌、散文、小說中都描寫過香港生活（寫離島、花布街、鴨寮街，寫屯門或殘破的新界現貌等），拍攝香港記錄片、試過跟攝影師、跟舞蹈戲劇界朋友合作，他不用定型的教科書的寫法，往往自己去發現去描述現實生活的種種面相。大概也斯特別討厭因循守舊或者一成不變，所以千方百計尋找和挖掘新的事物和意念，時刻想着嘗試與創新。我有時這樣想：他可能自己怕“悶”，也怕悶壞別人，以致時時要讓自己和讀者都覺得“好好玩”。

總而言之，也斯的香港是真實的香港，地道的香港，香港人讀了，不會覺得講外行話，冒充港人。香港以外的讀者讀了，也會覺得這是個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香港，有趣味，有微笑，也有苦澀；有過去，當然，也有期盼中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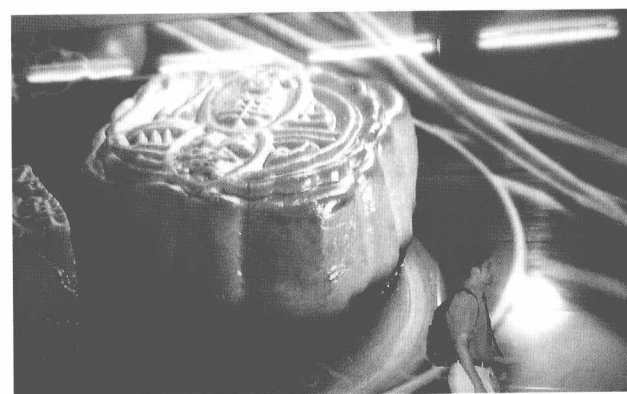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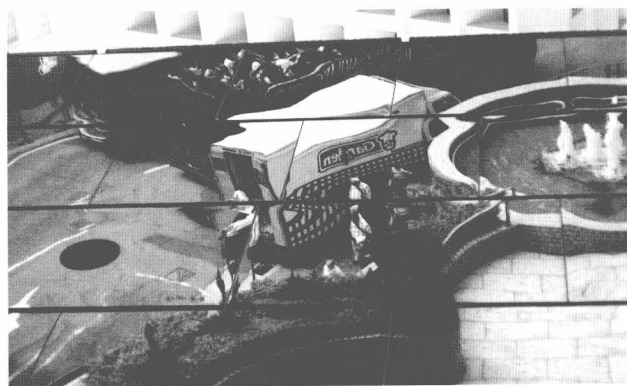
舒非

二〇〇四年八月

目錄

書與街道	3
加鹽的咖啡	9
九十七張臉孔	12
從西邊街走回去	19
蔡子民先生墓前	22
在地下車讀詩	25
與葛拉軾遊新界	30
現代小說家劉以鬯先生	39
古怪的大榕樹	44
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	51
香港歷史明信片	56
與李家昇合作	58
昨夜我遇見李察	62
買賣的廟街	65
添馬艦旁的老竹頭	69
錄像北角	72
“我是剛來的……” ——記舒巷城	78

電車的旅程.....	80
安文的銅鑼灣.....	87
又一城，又一番風景.....	90
灣仔的鬼魂.....	93
懷念國威.....	98
蘭桂坊的憂鬱.....	104
狐狸先生李歐梵.....	116
小梅.....	119
小龍的童年.....	124
在上環繪畫古詩.....	127
從甕中長大的樹.....	131
鄧達智：從中環回到屏山.....	136
新界的生態.....	143
開創中文系的陳炳良教授.....	146
韜哥的藝術.....	152
嗜同嗜異 ——從食物看香港文化.....	155
西九龍與不顯眼的博物館（代後記）...	171



也斯摄影：都市系列



書與街道

住的地方塵埃特別多。起初搬來的時候不曉得，早上打開窗子出門去，回來時架上的書本都蒙上一層塵埃。以後有好幾個早晨無緣無故想起葛蒂沙小說裡的一句話：“布宜諾斯艾利斯也許真是一個清潔的城市，但這只不過是因為它的市民打掃得勤快吧了。”有好一陣子腦中只是反反覆覆的這一句話，書本中的塵埃暫時取代了生活中的塵埃，彷彿也真有點迷迷濛濛。然後，走到街上，風一吹，才又覺得那句話也許並不貼切，甚至也沒有什麼幽默了。

住所樓下是修理汽車的，這一帶路上最常見的是汽車，其次要算狗了。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最奇形怪狀的汽車；當然，你也可以找到最奇形怪狀的狗，但

也斯攝影：都市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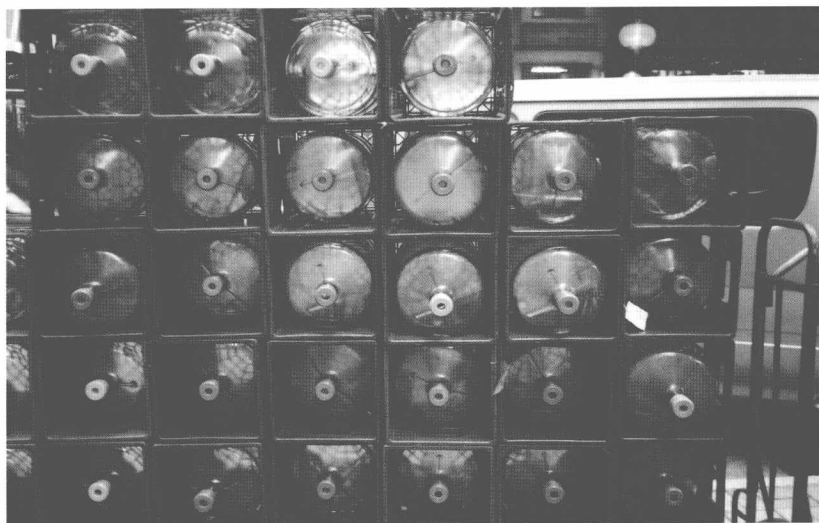


怎麼也比不上汽車。每天都有不同的破車攔在修理行門前。走過時可以看見吹管的膠喉盤捲在地上，手持的管口噴出火焰；給汽車噴油時空氣中充滿了顏色的霧氣和油漆的香味。修理汽車的人臥在地上，從汽車底伸出半截身子來；或者蹲在一旁把一塊鐵片錘圓；或者站在車旁，用抹布揩着補過鐵灰的車子，好像揩着他們自己身上一個傷口。汽車與人連成一體，這些汽車彷彿是活的，你可以給它們安上人性化的形容詞，你可以說它們是笑歪了嘴巴或是砸掉了天靈蓋的，至少比起用布裹起拋在理髮店前面溝渠邊的那頭死狗來，它們是更有生命的了。理髮店的理髮匠在比較清淡的鐘點圍在對過幾片舖子的寵物店門前——寵物就是狗的意思——他們沒事可做的時候就跑到那裡看狗，也許他們是為了看那個下午來替狗化妝的日本女子。

汽車就亂攔在修理行門前，反正這裡是橫街，經過的車輛並不擠迫。樓上的住客有時找不到停車位置也託下面的人看着車子，警察來時修理行的人就打電話上去叫他們下來把車開走。對這樣的事情他們自有一套規矩。在外面一瞥只是看見噴漆噴得一團黃一團綠的車身、用舊報紙覆着的車窗和輪胎、拆下來的零件、鐵槌、抹布、鐵棒、膠喉、吹管、油漆、電源變壓器，和許多你叫不出名字的用具。可是它們確是有各自的名字，和一個包含着它們和跟它們有關連的人事的世界，如果你不能使用那種語言就很難進入那個世界了。

單獨一些汽車是沒有那麼複雜的。你看着它們碎裂的玻璃窗和凹陷的車頭蓋，你猜想它們的歷史，你告訴自己發生了什麼事，你幾乎可以聽見當時煞車的聲音和人們的尖叫，加快跳動的脈搏與張惶。當然車中人也有他們的歷史，你繼續添上一兩個人物，補充一些細節，你自由地加油添醋，它們也不會反駁你。汽車是這樣，狗卻不同，牠們有時會躺下來曬太陽，可是牠們也會單獨跑進電梯裡或者在街上打架，還有在半夜蹲在一輛汽車旁邊的小狗是叫人難忘的。

街道上永遠有不同的汽車和狗供你臆度，即使是同樣的汽車和狗，每次的感覺卻不盡相同。每次走過這些街道的感覺都是不同的，就像每次重看同一本書的感覺都不同。每次翻閱帶來新的聯想與印象。記憶中的書本跟環境、跟物



(上) 也斯攝影：櫥窗系列

(下) 也斯攝影：物語系列

質、有時也跟人物產生連繫：跟雨天的車廂、跟熱茶的味道、跟疾病、跟殺蟲藥的氣味、跟某人的一句話、跟寒冷、跟倚窗望出去蒼白的夜半街頭景象相連，跟鑰匙、跟羽毛、跟硫磺、跟雨傘、跟水瓶、跟橡皮擦、跟絲綢的感覺或是跟鐵器拍擊的聲音相連，甚至跟飄飛的塵埃相連，甚至，跟你走過的整條街道的印象相連。當你想起這樣的時候連帶想起那一樣。像代數的數字一般可以互相調換。某人在經過銀幕街時說：“這就是你說走過時想起張愛玲作品的地方？”解釋是不容易的。怎樣解釋一所上海館子的橙色燈光加上賣栗子的攤子加上洗衣舖的一縷縷蒸氣竟然會等於白流蘇或潘汝良或王嬌蕊的世界？解釋是不容易的。說起張愛玲的作品，現在最先想起的是曼楨房中那方曬鰓的毛巾和聶傳慶額頭抵在籐箱上印下的凹凸的痕跡。然而在“聯想”的公式中等號的兩邊並不真相等。那些毛巾與痕跡，現在也許已經是我自己腦中摻進許多聯想與解釋而積累成的一個籠統的概念了。

韓尼·馬格萊有一幅畫用蘋果來代替畫中人的臉孔，那些喜歡用書本經驗來代替現實生活經驗的人們的肖像大概就是在臉上掛一本書了。比較起來當然是蘋果比較有趣點，而且聽起來沒有那麼傷感。有人說書本是一種逃避，不過可不是只有書本裡的才是一個幻想的奇特世界，有時街頭的世界是更奇怪、更難以置信的。喜歡街道的人的肖像大概就是在臉上掛一條街了。

這附近的街道可以說並不美麗，至少一個植物愛好者會這樣說。這裡根本沒有夾道的樹木，否則人就要被迫遷徙了。不過這





(左)(右) 也斯攝影：物語系列

裡不是要說一個植物愛好者的故事。還是說人和街道，或者說，街道和人吧。第一個印象是跟我住的地方隔開三四條街的那所雪糕廠，有一趟從它難得敞開的大門望進去，我看見上千的鐵罐子。要那麼多鐵罐子來作什麼？不曉得。守門的印度人一個人坐在矮櫈上，在盈千鐵罐子的背景中顯得孤掌難鳴。另一趟，我看見裡面擺着數不清的玻璃瓶。空空的玻璃瓶。物質總是複數的。這些街道上充滿性質不同的舖子，走過一間你看見幾十把掃帚，另一間是幾千個藥瓶，一排排的原子筆，或者一疊疊的元寶冥鏹。連寵物店近日也在櫥窗上擺滿一瓶瓶的洗身水、消化劑、防蟲劑、杜虱劑，終有一天杜虱劑會比虱子還多。隔開一道橫巷的上海館子有一天在門前放了個大籬筐，老闆正在把裡面的東西掏進一個盆子裡，走近一看，整籬全是酸蒜。街上一陣風捲起無數紙屑。

“現實”不願意讓它的觀眾挨悶，使物質以複數或者放大的形態出現使人驚奇。可是在這附近碰見的人反而都是單數的、少數的。獨坐在停泊於陰影裡的汽車中的男子、在一輛工程車旁邊的行人路上的乞丐、沿街搭的攤位旁熨衣服的婦人、喝一口水朝陽光噴出水花來的小孩、站在水族館前凝神的老人——我有一次遠遠看見其中一個水族箱裡有一個貝殼正在打開它自己，等我走近時它已經合上，我站在老人身旁等待，可是它再也不打開了，只有幾尾笨重的魚